

本足
王陽明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陽明文集目錄

卷一 序記說 (原卷七文錄四)

別三子序 (丁卯)	一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二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二
贈王鸞卿序 (辛未)	三
別張常甫序 (辛未)	三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四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五
別王純甫序 (辛未)	五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六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七
贈林與卿歸省序 (乙亥)	八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八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九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一〇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一〇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一一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一二
別梁日孚序 (戊寅)	一二
大學古本序 (戊寅)	一四
禮記纂言序 (庚辰)	一四
象山文集序 (庚辰)	一五
觀德亭記 (戊寅)	一六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一七
從吾道人記 (乙酉)	一八
親民堂記 (乙酉)	一〇
萬松書院記 (乙酉)	二一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二三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二四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二六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二六

約齋說（甲戌）	……	二八
見齋說（乙亥）	……	二八
燭亭說（乙亥）	……	二九
謹齋說（乙亥）	……	三〇
夜氣說（乙亥）	……	三〇
修道說（戊寅）	……	三一
自得齋說（甲申）	……	三一
博約說（乙酉）	……	三二
惜陰說（丙戌）	……	三三

卷二 序（原卷二十二外集四）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	三三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	三四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	三五
氣候圖序（戊辰）	……	三六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	三七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	三八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	三九

五經臆說序（戊辰）	……	四〇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	四一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	四一
壽湯雲谷序（甲戌）文	……	四二
文山別集序（甲戌）	……	四三
金壇縣志序（乙亥）	……	四四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	四五
送聞人邦允序	……	四六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	四六

卷三 記（原卷二十三外集五）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	四七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	四九
平山書院記（癸亥）	……	四九
何陋軒記（戊辰）	……	五〇
君子亭記（戊辰）	……	五一
遠俗亭記（戊辰）	……	五二
象祠記（戊辰）	……	五二

臥馬塚記（戊辰）……………五三

賓陽堂記（戊辰）……………五四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五四

玩易窩記（戊辰）……………五五

東林書院記（癸酉）……………五六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五七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五八

時雨堂記（丁丑）……………五九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六〇

滌河說（乙酉）……………六一

卷四 說雜著（原卷二十五外集六）

白說字真夫說（乙亥）……………六一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六二

南園說（丙戌）……………六三

悔齋說（癸酉）……………六四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六四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六五

龍場生問答（戊辰）……………六六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六七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六九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六九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七〇

論俗四條（丁丑）……………七〇

題遙祝圖（戊寅）……………七〇

書諸陽伯卷（戊寅）……………七一

書陳世傑卷（庚辰）……………七一

論泰和楊茂……………七二

書樂惠卷（庚辰）……………七二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七三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七四

書徐汝佩卷（癸未）……………七四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七五

為善最樂文（丁亥）……………七六

客座私祝（丁亥）……………七七

卷五 雜著（原卷八文錄五）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七七
書石川卷(甲戌).....	七八
與傅生鳳(甲戌).....	七八
書王天宇卷(甲戌).....	七九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七九
書孟源卷(乙亥).....	八〇
書楊思元(乙亥).....	八〇
書玄默卷(乙亥).....	八一
書顧維賢卷(辛巳).....	八一
壁帖(壬午).....	八二
書王一為卷(癸未).....	八三
書朱守諧卷(甲申).....	八三
書諸陽卷(甲申).....	八三
書張思欽卷(乙酉).....	八四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八五
書朱守乾卷(乙酉).....	八五
書正憲扇(乙酉).....	八六
書魏師孟卷(乙酉).....	八六

書朱子禮卷(甲申).....	八七
書林司訓卷(丙戌).....	八七
書黃夢星卷(丁亥).....	八八

卷六 雜著(原卷二十六續編一)

大學問.....	八九
教條示龍場諸生.....	九三
立志.....	九四
勤學.....	九四
改過.....	九四
責善.....	九五
五經億說十三條.....	九五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一〇〇
家書墨跡四首.....	一〇一
一與克彰太叔.....	一〇一
二與徐仲仁.....	一〇二
三上海日翁書.....	一〇二
四嶺南寄正憲男.....	一〇三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一〇四

又與克彰太叔……………一〇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一〇六

又……………一〇八

卷七 雜著（原卷二十八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一〇九

乞恩表揚先德疏……………一一一

辭誅鑽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一二二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一四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一五五

書汪進之卷……………一五五

書趙孟立卷……………一五五

書李白騎鯨……………一五六

書三酸……………一五六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一五六

春郊賦別引……………一七七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一七七

廬陵縣公移……………一二〇

教場石碑……………一二二

銘一首……………一二二

箴一首……………一二三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一二三

劉子青墓表……………一二四

祭劉仁徵主事……………一二四

祭陳判官文……………一二五

祭張廣溪司徒……………一二五

卷八 雜著（原卷二十九續編四）

鴻泥集序……………一二六

澹然子序（有詩）……………一二七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一二七

對菊聯句序……………一二八

東曹倡和詩序……………一二九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一二九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一三〇

性天卷詩序……………一三一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一三二

送駱溫賈潮州太守序……………一三三

高平縣志序……………一三四

送李柳州序……………一三五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一三六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一三七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一三八

送紹興佟太守序……………一三九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一四〇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一四〇

提牢廳壁題名記……………一四一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一四二

黃樓夜濤賦……………一四三

來雨山雪圖賦……………一四四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一四五

雪窗閒臥……………一四五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一四五

春晴散步……………一四六

又……………一四六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一四六

又……………一四六

次張體仁聯句韻……………一四六

又次張體仁聯句韻二首……………一四七

題郭詡濂溪園……………一四七

西湖醉中謾書……………一四七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一四七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
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一四八

遊泰山……………一四八

雪巖次蘇穎濱韻……………一四八

試諸生有作……………一四八

再試諸生……………一四八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一四九

再試諸生用唐韻……………一四九

次韻陸文順僉憲……………一四九

……………一四九

太子橋……………	一四九
與胡少參小集……………	一五〇
再用前韻賦鸚鵡……………	一五〇
送客過二橋……………	一五〇
復用杜韻一首……………	一五〇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 後期小詩寫懷……………	一五〇
待諸友不至……………	一五一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 唐韻……………	一五一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一五一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一五二
贈陳宗魯……………	一五二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一五二
題施總兵所翕龍……………	一五二

卷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碑

贊 箴 祭文(原卷二十五外集七)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一五三
陳虞士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一五四
徐昌國墓誌(辛未)……………	一五五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一五七
文橋菴墓誌(乙亥)……………	一五八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一五九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 子)……………	一五九
諭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一六〇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一六二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一六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一六四
程守夫墓碑(甲申)……………	一六五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一六五
平茶寮碑(丁丑)……………	一六八
平剗頭碑(丁丑)……………	一六八
田州立碑(丙戌)……………	一六八

田州石刻	一六九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一六九
三箴	一七〇
南鎮禱雨文(癸亥)	一七〇
瘞旅文(戊辰)	一七一
祭鄭朝朔文(甲戌)	一七二
祭瀨頭山神文(戊寅)	一七三
祭徐曰仁文(戊寅)	一七四
祭孫中丞文(巳卯)	一七五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一七五
祭文相文	一七五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一七六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甲申)	一七六
祭朱守忠文(甲申)	一七七
祭洪襄惠公文	一七八
祭楊仕鳴文(丙戌)	一七八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一七九
祭吳東湖文(丁亥)	一八〇

附 山東鄉試錄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一八〇
祭單牙六燕之神文(戊子)	一八一
祭南海文(戊子)	一八一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一八二

王陽明文集

卷一 序記說

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子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子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子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適乎其寥寥也。殆子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聲、朱守中、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子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子以先輩子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子而存師友之鐵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子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澹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子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子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子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子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魯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

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子越也，將越也，將越也，是求，而予言子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

先生曰：「然！子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子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子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蘧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爲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尙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尙，於子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子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子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子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子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解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也，圻墻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之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疫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

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子別，而需子言。夫言之而莫子聽，倡之而莫子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幸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蕪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臭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臭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端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

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故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月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奔乎？奔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

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勩。」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萑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

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探掖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子言以諗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子言爲乎然子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渾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窮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荆棘隨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衷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季序（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願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鶩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子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聞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逸噴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過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

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子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憚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旣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尙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

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葦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

其氣饒；忽於其心者，其貌情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密，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爲人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褻鷺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滿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愧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

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屨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脩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鬻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淸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

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子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鬩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子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計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知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不信焉，不篤，不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

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互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

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萬松書院記（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爲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備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

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荒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鶩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業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闕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爲乎？甯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爲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爲中節之和，爲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爲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爲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計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互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

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矜矜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旣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瀾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子官留魯，與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餽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

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旣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

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鳴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己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庵，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餽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狠，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入誠焉。孔子曰：「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訥。」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入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乙亥）

子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

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彼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

卽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慢心生，責此志，卽不慢；妬心生，責此志，卽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卽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卽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卽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卽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魴魴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聯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甲戌）

滁陽劉生詔，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捨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

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子爲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前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前焉；若鳩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子學，亦將別子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爲君贈。

夜氣說（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養，苟格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媿焉，雖有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非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難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育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蹟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

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靳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旣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旣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衆亦不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不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

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天不會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卷二 序

羅履素詩集序（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

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子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

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嗚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擊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靡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擊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搥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爾謹，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

况又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願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取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

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年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蜚雨螽蟃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鵒采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履弊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

父母之弗違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丈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_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一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餼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

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賢，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

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膠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辛未）

歎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璠，大理寺副君珙，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璠旦以上三載家選鑑以兩宮徵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藜，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豈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旣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子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營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違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盧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發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子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恒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彈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子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則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虛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子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

改而貌若益德，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言。子曰：『嘻！子之鄉先生，旣幾於道，而尙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倣，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子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斯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

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租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乙酉）

南元善之守越也，趣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靡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搆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被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貴，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疊疊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而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

候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峇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特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謀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風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鄒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

險，竟成入寨之伐而出。嗟呼！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瞑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洽，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洽，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卷三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旣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壘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建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

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磨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謫，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殍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修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閤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節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互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敦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兄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秋官郎，子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為子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香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壘壘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閭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子記，子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子者記之。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子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子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爲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置，宜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子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子喜不予陋。益子比子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子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子因而駢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子亦忘子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蕘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子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戊辰）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鶯極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

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虞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遠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虞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庫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庫，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爲，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鶩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戊辰）

臥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瀉，若奔若伏，布爲層裊，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鈞，中窺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河，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擗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迺，未迺來茲，願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

下爰視公馬，眷然踞臥，噴噴盤旋，纏繞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下，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翳蔚，庶草芬茂，禽鳥嘯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寶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子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子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曠其曠，其日惟霧，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曠，或時其曠，曠其光矣，其光照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蒼垂數百尺，其上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互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翽集翔鶴，螭之糾蟠，猱貌之駭搜，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五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儂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屹牀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齋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齋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適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齋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度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子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決，瞭乎其若徹，茁然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彄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請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

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譏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上，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取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屢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橋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墮，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

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茲，是學校之爲萃，隳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內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僚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

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官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竣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騭，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賊，惟乃有司，實耨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

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緝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

自惰其同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焉，濱河而廬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旣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子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子，使我奔走。」一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今，吾其燠矣；霍其彌月矣，微南侯今，吾其魚鱉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一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卷四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于而冠之，阼旣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

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真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門，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真也，真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真，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真而說道以享地，得真而說道以成人，得真而說道以生，真乎真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真，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真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真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說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而真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真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而有真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真而已矣，故真者，說之幹也，說者，真之枝也，故真以養心，則心說，真以齊家，則家說，真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真，未有真而不說者也；真必說，未有說而不真者也；說而不真，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真也哉？夫君子之稱也，真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願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學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

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蒲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子，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鼓，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

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禮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續，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

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耀榮其一時之禮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却走，君將揜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勸。

示徐曰仁應試（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卽放膽下筆，縱味出虛，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事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朝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譴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睡；旣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暮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

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君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謹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吾之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主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

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子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癸酉）

悲喜愛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詠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甲戌）

劉氏之感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

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樹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鑑來就子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子，子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子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旣嘗反覆於世。

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嚙齧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其人聲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贊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願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澗，將與子盤桓於

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統，并抄火藥方，手書勉子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愈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蕞弘之血釀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子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子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豪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子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子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

識子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廡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誡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散服，以為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為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為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

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愛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德，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

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刺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乎！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

「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子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勸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卷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癸酉）

子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子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而喜，冥然以契，不知子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子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子，亦非苟異於子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尙有疑於子，今既釋然，子可以無言也已。

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苛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洽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詭詭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疎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甲戌）

邠生傳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邠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邠，生乃來京師，謁子，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

辭冀以是千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子。子曰：「噫！苦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定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子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法然泣下甚悔。且曰：「夙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子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夙之志，而不能成也；哀夙之貧，而不能賑也；憫夙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旣知之矣。今年春，始於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澁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杭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旣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己，讎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諳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子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奔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子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子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辛巳）

維賢以子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子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

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願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志有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旣領之矣，敢請益！」子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子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子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子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子。子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感然而起。

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顙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子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入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穴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氣動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

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釋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夏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而意向甚篤，然以僭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悉也。故特書此以續之。

書朱子禮卷（甲甲）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恭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子於越，子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耄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恆產者，然其時聖學尙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侵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

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丁亥）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子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

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入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遺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卷六 雜著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斃，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者，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旣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

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也，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鶩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下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予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苟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旣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

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先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捨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也，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

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入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費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已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仰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解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勸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折，以知解接人也。」

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卽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 人君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乾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旣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咸休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覲覲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

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牧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巳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巳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

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潮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口，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

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寶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萎靡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旣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旣醉旣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

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爲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誓十三句。言有誓有誓，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嚶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宜。其肅籀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始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

諸生之生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况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尙能興起也。

或慮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前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滌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滌中子弟，尙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滌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四書墨跡，先師胤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纒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心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

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此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旣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奔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賚檄人乃參政季敬，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勸，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避，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蒸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吾臣父子夫歸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燬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

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常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

臥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未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雜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輦狂程，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甯，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况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斃斃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

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兢兢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轅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戒，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槩。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

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托家政于魏廷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托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畫道逕，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濟，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卽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寶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卽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尙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過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卽可報祖母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

東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意，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抵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紀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頭，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曆，此時常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托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東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

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曰：莘莘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矣。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穴穴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同便，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實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願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托矣。來瓊亦老實可托，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卷七 雜著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剷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忻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延頸，以望大平，奈何積暴所加，

民瘼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對。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朱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曰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如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卽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感頽，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闕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務理義之悅心，下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者復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生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

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節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着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在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毋於旣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兵部主事，因瑾鄉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寃之，乃又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備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宮輔導官，東宮講讀官，與脩憲廟寶錄，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

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爲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觀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父伏觀陛下卽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蔭。」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旣恥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令身沒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濬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歛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願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陛下不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極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奏，聞伏候勅旨。

辭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尙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尙書張子麟奏爲辯枉枉涓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餘黨尙有未盡，百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官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燬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尙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佈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辯，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尙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

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圖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齎奏聞，伏候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選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爲童子，卽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嘗未有見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巖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子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喬斯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授，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

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謹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旣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諭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孟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旣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敝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

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未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共有迫於

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積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夏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燻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省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燻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被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故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被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被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尙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卽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鄉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訕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洵洵。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酌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背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卽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卽赴縣議處，毋忽！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卽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

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贖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十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十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十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

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猛寇大起，江廣湖湘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洲，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剌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叢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苟心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溷。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頰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同，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闡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執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子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尙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曷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子孺人懼，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卽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尙文之爲人曰：「尙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尙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徹，卽尙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尙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未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猗頑弗卽工者累年，尙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

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尙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尙文所歷三序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文爲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尙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碣，相相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旣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子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躅之得志，在往昔而旣有夷乎？之饑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遭難之區也，在儉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晚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

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以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綠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卽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卷八 雜著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

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闡闡內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粗，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旣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甯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敘。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癡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癡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惶惶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領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子，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闈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

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其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違，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子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苟，苴饋遺至，子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子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靡龔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子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宜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子樂也。」名父踧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旣槁，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

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園雜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闐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蒞屬之爲詩以寫其階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墓，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子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子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子增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

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領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旣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甯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駭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多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獠海獠，非時竊發，爲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子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

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寮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入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淨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托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大旣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淨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絕迹滅之。

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睇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環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千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子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甯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

可。顧甯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子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危。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縑。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畜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是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捫疏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旣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

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子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爲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子序。子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是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子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嘗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婁虛，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生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

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併僭竊，先生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有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瀉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黻斥爲柳州司戶，黻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

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旣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北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已也。君行矣！旣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霑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

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子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曰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已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偃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

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安。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虛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妯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妯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片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潤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宗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宗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宗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

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子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割，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修，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井，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禾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入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攷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忤；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旣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差一簣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旣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狗一朝之樂，廢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學。」

送方叢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寤於簿書案牘，口決

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譖者以爲虞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毒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甯虞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惡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惡之懼而澆薄是耳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毒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佈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按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扇輪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錘，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天子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

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禦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閤，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極楷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

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子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子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掖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氣復闢，旣橫且縱，撻撻風風，洶洶澌澌，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慨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翔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垌，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頽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覲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懼，震擊於耳，噴，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觸觸汨汨。

汨，澎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竿，噴者爲箆，作止疾徐，鍾磬祝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嗚者，翬者嘯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蕭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踴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今濤之息兮，吾泯其迹；今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圜，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杳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嶽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經綯，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窈窕，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直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冥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感障，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

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蒹葭。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絨書白鴈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闌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阜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

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衣，隔水霞明洗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甯人未解醒，長疑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娑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擗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次張體仁聯句韻二首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明月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疎多抵晤，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

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圖，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露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激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攜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王陽明文集 卷八

棘闌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尙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噴玩頽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蒼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藟。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普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慙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峇嶂迴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鬪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巖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雷雨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海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蠶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善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暗窟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宮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崖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佳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鈞；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如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爲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歛翼樊籠恨已遲，奮翻雲霄苦不早。緬懷宜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陽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潭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霄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綰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霽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卷九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蕭徹厓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舍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虞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苦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彭，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燿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姪友，以善交稱，咸化間，姪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姪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姪姪孫節與子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子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說，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嘗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幻習邊機，論議根柢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銜、級，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燿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嗇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

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人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猛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猛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巖山互壑，猛馮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奔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未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猛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猛來無所匿，從高巖遠覘，歎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抵。至甚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令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闈，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

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鸚鵡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齋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

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卦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漢漢四字，餘送不可辨，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始，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渾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年十八而未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措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子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游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民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

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祺，早卒，次卽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空，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子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隤隤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耄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怒，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斐棠東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樹，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

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關，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子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子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駘，奚損於夏？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昨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盛竭資以感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斯？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墳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

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慕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廬，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恆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諸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著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滑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尙，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

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一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五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郾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甯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胄監。公旣歸，築兩峰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耆，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

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恭孫，男四，楨、楠、櫛、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巖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實屏寶垣，旣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子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獲旣遠，豕豸狐兔，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勛，西湖之湄，洋洋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謚錫有賚，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舛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紲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挽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曰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嘆慕，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响濡喘息，以漸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噴，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悠然就抑，蒙溷

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爲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爲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類，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甯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聲譽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

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麻香粢，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爲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叅，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爲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子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向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旣歿，子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讀崑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炷，致君臨沒之言，欲子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人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

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各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閣，內侍入，入荒遊亂政，臺諫文章，中外洵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入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向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阿議彌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

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愈嘖，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脩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今其非有也，實今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甯，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尙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

哉哉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丁丑）

正德丁丑，孫寇大起，江廣湖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瀏頭碑（丁丑）

四省之寇，惟瀏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峯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瀏，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懼，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燭，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戾，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榮，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巖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佻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子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子，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璜，將藏諸廟，則又為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僮僮，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為冠為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

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義詎未聖，猶日競競；既鑿于淵，猶恬履薄；既拆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且壅腫，破迺斯愈；不見疾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話，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語，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實取；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惑，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頗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妻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觸，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沃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將罄穀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霽神惠，而乃入夏以來，元陽爲虛，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黎苗菁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

謫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旣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三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子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一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爲乎吾昨望見爾容戚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

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今飛鳥不通，遊子懷鄉，今莫知西東，莫知西東，今維天則同，異域殊方，今環海之中，達觀隨寓，今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今蠻之人言語不相知，今性命不可期，余苟死於茲，今率爾子爾僕來從子，今吾與爾遨以嬉，今駉紫彪而乘文螭，今登望故鄉而噓唏，今吾苟獲生歸，今爾子爾僕尙爾隨，今無以無侶悲，今道傍之塚累累，今多中土之流離，今相與呼嘯而徘徊，今飡風飲露，無爾饑，今朝友麀鹿，暮猿與栖，今爾安爾居，今無爲厲於茲墟，今。」

祭鄭朝朔文（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僕，謬予是責，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歧，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臺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僕，訪子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子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僕，負恨負愧，子

復何說！嗟子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嗟，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子復何言？尚饗。

祭涑頭山神文（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涑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差，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涑頭者，皆曰賊巢，取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涑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子，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樂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子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寶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子以壽不能長久，子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子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為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子：「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子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轅，即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為釀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子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知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盡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天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斲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稱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乎曰仁，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己卯）

嗚呼！奔阿苟容，生也何痛！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非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同，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輓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復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翻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尙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澗，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蟻蟻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欵啟，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

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孺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從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樸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感，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昆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墓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願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

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輜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臺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

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頽頽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氏，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釣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供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同；蓋其所論，雖或亦可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入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門更相逢，千載一時之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

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櫛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同；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敷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類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

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往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子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甯有司之不遵；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願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蒸，辜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繕，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附 山東鄉討錄

弘治甲子（前序已刻前卷）

身不及一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維維 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之問，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

尙書左都知

四豕四祭。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羣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羣妻子旅魂。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羣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同，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鄉。此我等上，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赤子，而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說，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誦身以信道乎。於此，道之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機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旣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旣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靜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靜也。遏人欲於方前，而所由不睜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靜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

是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跡，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諭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卽吾之厄民者，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徇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與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敘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祇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敘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卽天也；後天奉天，天卽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大抵道無天人之間，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格於形體，知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

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翼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敘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敘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噫！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旣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吾恐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願謹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靜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繫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然是

道也，非學無以致之；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若能以虛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敘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

大臣勲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儉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儉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儉人者，行偽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恆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搖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

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戎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戎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戎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救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之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戎，則此身旣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愴，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己耳。彼其侵擾疆場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寧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又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敍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勸勵，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戎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卽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戎，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憫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塗斯之慮，意以卑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蠱峨，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奔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意，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廟制脩於上，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尙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 晉師敗

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衰，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道，春

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已也，而潘筵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強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與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穀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鄭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滅楚之罪，而于鄭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衰，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為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為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強於為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說，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為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為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鄭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蓋君子與人為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吳，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吳，東鄙告入，吳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內

據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吳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吳子納而處之，是爲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吳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撥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撥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絕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絕，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吳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抑論吳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得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而

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恆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率獲肅然大賓，是接也。况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况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

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况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間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

甲頭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祇勤於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入君子之是與，則小夫儉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兇儉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儉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辯，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

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說，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強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錄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恩。茲蓋伏遇乃武乃文，好尚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牆，思存自牖。竊謂羣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尙膺懋德之規。願環奇之珍，則向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義制器尙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青，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菁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錄，敢粉飾乎虛文。鼓鑄真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願恐萬機之弗暇，願捷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

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茲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閱，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鈔金鑑錄，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褻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卽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卽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

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箏簧鈞鐘磬柷敔而用盛樂以大零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又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

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向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恥之。故願諸君之深辨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鬪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就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

莊周子弓之後有荀况，荀况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恥，貧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好，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好，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旣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旣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尹，學顏子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

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尙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往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虛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尙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

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篋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篋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操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忤，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願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

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說者以爲二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牙，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上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大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類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類靡而不覺也，譬之瀦水之赴壑，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強，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富，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類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強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澁，晉失之靡，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瓊，謂之澁，則復類於瓊，而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閤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儂狡而

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尙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尙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橫不然而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果果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日：「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情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鈞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釐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

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間則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共常而神氣怵然若有所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豐登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說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三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也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儉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論其才之堪否而概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函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

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三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強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隳燕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藉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宄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誦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况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胡戎窺竊，而邊鄙未甯，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甯，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旦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黃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秦岱，爲五嶽之宗，東匯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錄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爲讀其書，聚而爲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猶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爲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錄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爲天下道之。

王陽明文集終

